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没有翅膀的飞翔

刘清才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没有翅膀的飞翔

刘清才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有翅膀的飞翔/刘清才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6063 - 5

I. ①没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5561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 售 电 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3.5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6063 - 5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 07 - 2017 - 116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 - 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- 县长 /001
- 郭信贷进村记 /003
- 除夕 /005
- 代表证 /008
- 我是一个兵 /011
- 胜选 /014
- 今天是个好日子 /017
- 女网友今晚来约会 /020
- 推炭 /022
- 一个年轻女子的来信 /024
- 神秘的名片 /028
- 文明之路 /031
- 怀念一条狗 /037
- 校长 /040
- 老梁 /043
- 手术之前 /046
- 老高 /049
- 漂亮女同学 /052
- 表弟找了个女富豪 /054
- 小舅 /057



咬眼的火花 /060

超级大礼 /063

不明飞行物 /066

大变活人 /069

狂犬病 /072

疯牛病 /075

遭遇撞车 /077

菜市场里 /080

卧铺车上 /083

当个清官真难啊 /085

多管“闲”事 /088

美丽的布凉篷 /090

美丽的唢呐声 /093

牛事 /096

黎明前的一场雨 /098

吃饭问题 /101

我在山楂树下等你 /103

车过安全岛 /106

卖甘蔗的老头 /109

疯爷爷 /111

收爷爷 /114
队长 /117
清水店 /119
清水店往事 /122
家庭例行会议 /125
执法者 /128
信访局长 /131
工作证 /133
红领巾 /136
回马枪 /138
换酒 /141
老师 /143
牛二愣醉打“镇南关” /147
认识老姚真倒霉 /149
我跟队长去赶集 /152
三叔 /154
闪闪的磷光 /157
身份证 /160
诺贝尔文学奖 /163
母亲的呼唤 /166

树墩作证 /168

送你一束玫瑰花 /171

孙武斩美姬 /174

堂弟 /177

桃花为什么这样红 /179

提前脱贫 /181

铁杆粉丝 /183

头等大事 /186

完美的合奏 /189

新房子 老房子 /192

信 /195

一张车票 /197

没有翅膀的飞翔 /199

悠扬的笛声 /202

哭泣的小河 /205

反对票 /208



县长

县长的车子在龙王沟边停下来，一道宽宽的土坝，把这条著名的泄洪排涝干沟拦腰截为两段。县长走上土坝，用脚踏一下，坚硬得像混凝土。

乡长从后边气喘吁吁地跑上来，用手指点着土坝，汇报说，下面埋有两孔水泥管道，不影响排水泄洪。

县长仔细地看着，沟里积蓄着一些污水，水面平静，纹丝不动，水泥管被埋在水下，一点儿也看不见，青青的芦苇从水边钻出来。他拾起一块坷垃，投入水中，泛起一朵水花，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

疏通过没有？他问。

疏通过，疏通过。乡长连忙回答，我曾亲自安排这个村的村主任进行疏通。

村主任老王来了，他小心地看了一眼乡长，又满面笑容地看着县长，说，这个工程是我亲自带人干的，本应修一座桥，可村里没钱呀！村主任口齿伶俐，好听的话张口就来。

我问你疏通过没有！县长直视着村主任的脸，说。

村主任毫不犹豫地回答，疏通过，疏通过。他说完，又看看乡长。乡长说，老王是一个负责任的干部，他办事尽可放心。

县长下了土坝，踩着沟坡上的杂草，走下沟里，在水边停下。他瞅了一眼乡长，又瞅了村主任一眼，说，乡长大人，你愿意亲自

下水摸一下吗？

没等乡长开口，村主任便着急地叫起来，不行，不行，这水下不得，水里有蚂蟥，会往肉里钻，还有水长虫，怪吓人的……

县长笑了，说，老王，你这是吓唬乡长，还是吓唬我？

乡长看一眼县长，县长丝毫没有改变主意的表示，他只好乖乖地下水了。水长虫倒没看见，蚂蟥却真的有，正往右腿肚子里钻，他用手抹了一下，左腿肚子又痛起来。传说，蚂蟥这东西厉害得很，如果它钻进肉里，就会一直往里钻，直到钻进心脏。乡长哆嗦了一下。

乡长从沟里爬出来，小心地摘着黏在腿上的蚂蟥。

怎么样？县长帮他拉下一条来。乡长犹豫了一下，看看村主任，又看看县长，咬着牙答道，确实已经疏通。

然而，县长决定亲自下水。从他观察到的情况看，他总有些怀疑。县长这一举动，实在出乎乡长和村主任的意料，乡长慌了，村主任急了，一边一个拉着县长，苦苦劝阻，不让他下水。村主任说，水里有蚂蟥。乡长说，你有关节炎啊！但是，这怎么能阻止得了县长呢？他下水了，一直向深处趟过去，水没到他的腰，没到他的胸口，在他身后，水波呈V字形渐渐扩展。要命的倒不是蚂蟥，而是关节炎，腿钻心似的痛起来，他简直迈不动腿了。他拼尽全身力气，摸到了两根水泥管，然而，却被淤泥堵得死死的。他愤怒了，忍不住就要骂人了。

县长是怎样从沟里爬出来的，连他自己也不记得了，奇怪的是，他的腿一点儿也不痛了！

他不动声色地向村主任说，请你把刚才说的话再重复一遍，好吗？

村主任面红耳赤，舌头僵在嘴里，一点儿也不灵便了。

乡长大人,你也说说你刚才说过的话。县长又面对乡长,乡长满脸冒汗。县长穷追不舍,问道,我的乡长大人,我弄不明白,当你亲自下水,明白了真情以后,为什么还继续瞎说,欺骗我。

乡长擦擦脸,嗫嚅着说,我以为,以为……

县长冷冷地一笑,替乡长说下去:你以为我这次检查不过是例行公事,你和村主任说什么,我就会信什么,对不对?县长提高了嗓门儿:我不是昏官,不是糊涂蛋!

乡长和村主任像打了霜似的,蔫头耷脑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郭信贷进村记

郭信贷是镇上的信贷员,他一年两次到村里来,春天送贷款,秋后收贷款。送贷款的时候,他的大黑皮包装得满满的,收贷款的时候,他的大黑皮包也是满满的。在那个秋天的傍晚,郭信贷又来了,仍然提着他的大黑皮包。

刚刚秋收了的小村,到处显得鼓鼓囊囊,臃肿不堪,这儿一堆刚刚割到的谷子,那儿一垛未及打场的大豆,金黄的玉米满满地挂在树杈上,雪白的棉花高高地摊晒在屋顶上,酣然入睡的大肥猪躺在狭窄的猪圈里,大黄牛粗大的脊背顶着了低矮的牛棚。不知是谁在村委会的大喇叭里招呼过了,郭信贷来收贷款的消息,早已经传开了,人们揣着崭新的钞票,三三两两地赶到五叔家里。

五叔不是村干部,只因他家位于村中央,郭信贷便坐在他家的正房里临时办公,五叔便成了临时招待员。他殷勤地问郭信





贷,吃了没有?没吃就先吃了再说。郭信贷说,吃了吃了,吃了饭来的。五叔便烧水沏茶,擦桌子,搬凳子,还忙里偷闲跟人们扯闲话,不甘寂寞的郭信贷也时而插上几句话,言来语去,谈笑风生,气氛融洽和谐。黄毛抢先把钱塞给郭信贷,便蹲在一边去了。郭信贷哗哗地点着,细长的手指灵活麻利。他把一沓钱卷成“U”形,大拇指蘸着唾液,一张一张往下捻,钱随手动,频频下落,速度之快,令人目不暇接。

五叔咧着厚嘴唇,瞪眼瞧着郭信贷点钱的手,手动一下,他的嘴唇也随着动一下,还不时发出啧啧声。他笑了,说:“郭信贷,你也太笨!在喇叭里吆喝吆喝,俺大伙儿把钱送过去,不就得了,省得你大老远地往村里跑!”

蹲在墙角的黄毛附和道:“就是!要不,等俺们卖棉花的时候,你干脆把钱扣下也中……”

“你小子光出馊主意!真要那样儿,你们又骂我官僚主义!”郭信贷一本正经地说。他一边说,一边用细长的手指戳一下五叔的脑门儿,五叔咧开厚嘴唇笑起来,屋里响起一片开心的笑声。

“郭信贷,你的手真是神手哇!”五叔瞧着郭信贷细长灵巧的手,厚嘴唇又翕动起来,殷勤地给郭信贷倒茶。

“不是吹,那回县里比赛,咱得了这个!”郭信贷眨着眼,翘起细长的大拇指。他又换了一种点钱的姿势:把一沓钱放在桌面上,一张张地往上揭,同样又快又准。

“屋顶子快吹起来啦!”

“……”

又是一阵愉快的笑声。

不知不觉,桌上小闹钟的时针已经指向十二点,谁家的大叫驴扯破喉咙大叫起来,划破寂静的夜空。郭信贷真的累了,双手



举过头顶，伸了个懒腰。人们交上贷款，都走了。五叔把自己贷的那笔款，交给郭信贷。春天的时候，他用这笔贷款买了两头小牛和五只小猪，不过半年多功夫，小牛长成了大牛，五只小猪长成了大肥猪，卖了个好价钱。

郭信贷接过捆扎整齐的几沓钞票，问：“你点过没有？”

五叔说点过了，正好，不放心你就再点点。郭信贷看一眼他的厚嘴唇，便不再点，把钱放进他的黑皮包，说：“算了，相信你！”五叔动了动厚嘴唇，也没再说什么，他从郭信贷那大而含笑的眼神里，看到了一种高尚的东西——信任。

郭信贷提起装得满满的大黑皮包，就要走了。屋外黑夜沉沉，万籁俱静，一股凉凉的风吹进屋内，五叔看看那满满的大黑皮包，不由打了个寒战。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便去叫黄毛，黄毛还没回家，正蹲在墙角打瞌睡。他把黄毛叫醒，要和他一块去送郭信贷。郭信贷却执意不要，他说咱们这儿风平浪静，安安稳稳，没有劫道的，放心好了！然而，五叔并不放心，说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送送保险！郭信贷推不了，只得在前头走了，五叔和黄毛保鏢似的跟在后头，三个人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……

除夕

大年三十，是乐安城一年里最后一个集日。赶年集的人们熙熙攘攘，人头攒动，大街上满是蠕动着的人和走不动的车。街两边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，商贩们抓住最后的半天时间大



甩卖。

旺发收拾货摊回家的时候,已是下午三点多了,他想回家后吃点东西抓紧去桑树寨,把今年的最后一件事给办了。乐安城离桑树寨三十多里,骑上摩托车很快就到了,耽误不了傍晚回家放爆竹。这是今年春天的事,他因手头紧,除了桑大山 2000 元货物,说好卖完了就还钱的。

翠花在上半帮他看了半天摊儿,晌午时候就回来了,把屋里、院子里收拾干净,清除了屋顶上的蜘蛛网。过年嘛,不仅要吃好喝好,还要把一切灰尘清除干净,这是从古至今沿袭下来的老习惯。

旺发抬头看看天,天上早已阴沉沉的,零零散散地飘起了雪花,不一会儿雪花就下得密密的,鹅毛大雪纷纷扬扬。昨晚他看天气预报,说鲁北地区有中到大雪。这不,说下就下了。

旺发看着飞落的雪花,犹豫着。“等一会儿再说吧。”翠花说。旺发看了媳妇一眼,她正忙着包饺子,把包好的饺子摆在锅盖上。翠花包的饺子小巧好看,一个个像月牙儿。

“从南边来了一群鸽鸽儿,飞到锅里打转转儿……”

外边响起爆竹声,有小朋友在打雪仗、唱儿歌。旺发想,说不定桑大山正在家里等着呢!桑大山这人不错,欠他钱,他从没催过。只是前些天,他碰上桑大山,说等大年三十下午,散了年集,就给他送钱。可是没想到,天不作美,下起了大雪。

天黑了,地上的雪厚厚的,还没有停的意思。外面放起爆竹来,一阵紧似一阵。看来,今年这个账还不了了。旺发心里一阵沉重。他在门外放了几挂爆竹,爆竹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,好像不如往年响。翠花煮熟了饺子,饺子冒着浓浓的热气,旺发却没有食欲。她忽然听见外面有敲门声,谁呀?不会是桑大山吧!旺



发疑惑着开了门。只见门外站着一个“雪人”，那人浑身上下都是雪，眼眉上、嘴唇上都结了白白的一层霜，鼻孔里往外冒着白白的热气儿。

“富贵，是你！”旺发说。

来人叫张富贵，是桥头镇的，在乐安城往南四十五里。他用力踏了踏鞋底上的雪，进了屋。旺发和翠花用疑问的眼神看着他，又互相对视一眼，猜测他的来意。大过年的，这么远的路，又是这样的鬼天气，他怎么来了？

“这路上不好走吧？”旺发一边给他递烟倒水，一边问。

“哎呀！路上的雪这么厚！”张富贵用手比画着，“那老北风刮得透心凉！”

“摩托车还骑得动吧？”旺发紧跟着问。

富贵叹一口气，骂道：“我这摩托车该换新的了，也是天气冷，路上光捣蛋，经常熄火。”

旺发又给富贵点烟。富贵暖和得差不多了，手在衣袋里抠，摸出150元钱来，放在桌子上。

“这是咋回事儿？”

旺发和翠花都愣住了。

“这是两个月前……”富贵说。

原来，两个月前，富贵在旺发这里买了150元钱的东西，当时钱不凑手，没有付钱。说好几天后再还，但他由于事多，居然把这事给忘了。直到今天，他才想起来，说什么也不再往后拖，便骑上摩托车，专程给旺发送钱。凑巧的是，旺发也把这事给忘了，如果不是富贵提起来，他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！

“这样的鬼天气，又是大过年的，这么远的路，专程来跑一趟，值得吗？”旺发埋怨道。

“不把这个账还了,老在心里压着,不是个事儿,过年也不安稳!”富贵说。

富贵走了。摩托车的声音在除夕夜晚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消失了。然而,“还账如割癖”这句话还在耳边响。刚才富贵说这句话时,旺发脸上微微发红,好像有意说给他听的。此时此刻,他心里更不踏实了。他看看天,还在下,看看地上的雪,厚厚的。

“不行,我得去桑树镇。”旺发说。

“这天,你可得小心!”翠花不放心,叮嘱道。

“没事儿!”旺发拍拍结实的胸脯。他揣上 2000 元钱,穿上棉大衣,戴上头盔,手套,去发动摩托车。摩托车响了,车灯划出一道耀眼的亮光。

代表证

村主任发给张木根一张代表证,说是让他去乡里参加代表会。张木根做梦也想不到,他会成为代表,代表全村人。他拿着那个代表证,仔细地瞅着。代表证印制精美,红底黑字,“代表证”三个粗体大字格外醒目。村主任说:“我想了好几天,想来想去,还是你比较合适。”他说:“这是村里对你的信任,你不要辜负领导的信任啊!”

张木根立时觉得这张代表证沉甸甸的。他疑惑地想,当代表应该能说会道,不说别的,起码能把心里话说出来。可自己呢,就像个闷嘴葫芦,肚里有话嘴里说不出,根本不是当代表的料儿,怎

么就成了代表呢？说实话，他真不愿意当这个代表。

村主任似乎看出他的心思，开导他：“我正是看你不会讲话才让你去的！你不要有什么顾虑，到乡里开会呢，只要带着耳朵就行，不要随便讲话，不该讲的不要讲！领导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该举手的时候就举手，该鼓掌的时候就鼓掌。”

张木根还是有顾虑，他说：“还是让张有法去吧，他能说会道，脑子灵活，办法也多，村里好多人都想让他当代表。”

村主任鄙夷地说：“他怎么行！”

张木根不明白，问道：“为啥？他不愿意去？”

村主任边走边说：“你以为这是赶集呀，谁愿意去谁去？”

张木根这才想起来，张有法和村主任平常尿不到一个壶里，要不是村主任在竞选时请客拉票，那村主任的头衔恐怕就是张有法的了！

张木根去乡里开会了。

进会场的时候，他见村主任把代表证仔细地戴在胸前，他也把代表证拿出来戴上。小组讨论的时候，代表们都笑嘻嘻地夸赞乡政府领导有方，乡里工作出现很大变化，有的还赞扬乡领导清正廉洁，也有的说乡领导为民办实事，如此等等。轮到张木根发言了，张木根却说不出来。村主任小声地说，拣该说的说！“啥该说啥不该说？”张木根还在犹豫。村主任提醒他，就说说村里的巨大变化吧！张木根没吭声。村主任又让他称赞乡领导，他觉得这些话人家都说了，自己再说就重复了，他不愿意重复人家的话，再说，说那样的话很有些拍马屁的味道，他可不愿意拍马屁。因此，还是没吭声。村主任急了，用眼睛瞪他。他想起张有法，张有法以前曾跟他说过，乡、村干部不作为，只忙着搞政绩，不管民生大事。他也觉得张有法说得对。想到这里，他咳嗽一声，说：





“我觉得,当代表不能光说好话。就说俺村里吧,”村主任的脸黑下来,使劲瞪他,但他没看见。“油漆路都通到村口了,可是就是通不到村里去,村里的路坑坑洼洼,每逢下雨,满地泥泞,根本出不了村……”村主任使劲地咳嗽,张木根看他一眼,这才知道自己说的不中听,便停住了。

吃饭的时候,村主任虎着脸问他:“木根,你怎么了?你怎么说这样的话?这修路的事不在村里,主要是乡里承诺的资金不到位,现在你说这话不是打乡里领导的脸吗?哎呀!你……”

张木根讷讷半晌,说:“我也是觉得这话该说,才说出来。”

村主任说:“该说也不能说!临来时,我怎么嘱咐你的?你都忘了?”

张木根说:“唉,你不是让我把该说的说出来吗?”

村主任说:“你还有理了!这样的话该说吗?”

张木根叹口气,说:“唉!当个代表这么多事!我说我当不了,你偏偏叫我当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,别说了!今后注意!”

张木根不吭声了,他心里堵得慌,拿着筷子的手哆嗦起来,饭也吃得没滋没味。

选举了,选票发下来,选票上早已经印好了候选人的名字。张木根拿一支笔,想要在选票上写什么。不错,他想删除一个候选人,把张有法的名字填上去,因为他觉得,选张有法最合适了,凭张有法的本事,当个乡长绰绰有余!但是,还没动笔,就被村主任看见了,立刻制止他:“你这是做啥?这上面的名字一个也不能改,把这张票原封不动地投进票箱就行了!”

张木根说:“为啥?刚才乡里领导不是说,如果对候选人不满意,可以另外填写他人吗?”